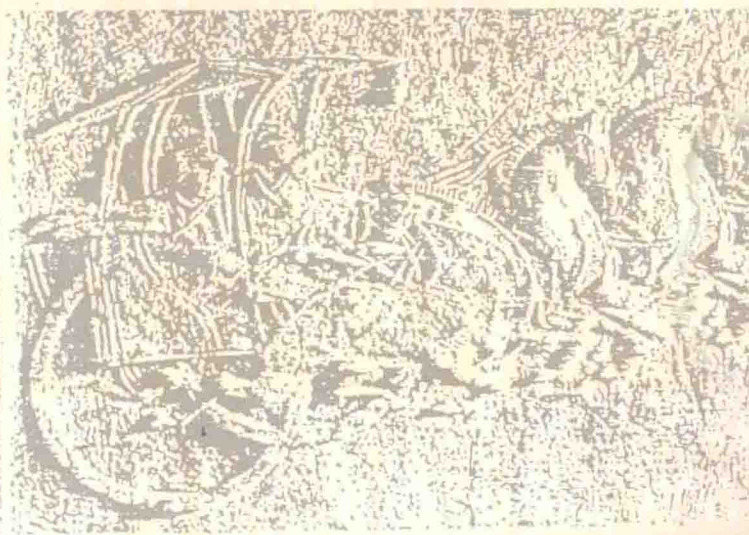


東萊詩詞集

〔宋〕呂本中・撰

東萊詩詞集

沈暉・點校



皖新登字 05 号

丛书常务编辑 杨应芹

责任编辑 彭君华

装帧设计 宋子龙

安徽古籍丛书

东 莱 诗 词 集

[宋] 吕本中 撰

沈 晖点校 汪福润审订

*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编

黄山书社出版（合肥市金寨路 283 号）新华书店经销

铁道部第四工程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625 字数 230000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ISBN 7—80535—292—5/G · 114

定价：6.60 元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

顾问 张恺帆* 丁继哲 王惠鹏 光仁洪 杜维佑 李天敏 李广涛 胡坦 胡云龙

主任 侯永 崔剑晓 陶若存 张立一 傅大章 郑淮舟 郑锐 潘锸铎

副主任 魏心一

委员 陶有法 蔡德麟 祖保泉 鹿世金 贾文昭 黎洪 刘景龙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

理事长 崔剑晓

副理事长 丁继哲 杜维佑 胡坦 潘锸铎

秘书长 朱扬 汪慎琳 李炳忠 吴存心 汪石满 沈基政 马素英 孙智林 陈昌茂

理事 田照临 李庭荣 张金环 张振明 张继忠 万洪翹 钮涟 郑英保 潘培咸

陶显斌 张其果 张金环 张振明 张继忠 万洪翹 钮涟 郑英保 潘培咸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学术顾问 王子野 吴小如 吴作人 吴组缃 周一良 周绍良 金克木 宛敏灏 胡道静

主任委员 殷焕先 张涤华 舒芜 蒋元卿

副主任委员 吴孟复 施培毅 祖保泉 贾文昭

委员 金隆德 朱世力 汪福润 沙宗复 徐凌云 殷呈祥 孙文光 梁垣祥 傅玉璋

刘学锴

* 以下按姓氏繁体笔画排列

安徽古籍丛书编印缘起

伟大祖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我省地处南北之交，学术尤擅其盛。数千年来，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科技，作者辈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为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有裨于社会主义文化之建设。允宜及时整理，以广流传。

粤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泾川丛书、龙眠丛书、贵池先哲遗书、南陵丛书诸刻。一九三一年，复有安徽丛书之编印，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战军兴而中止。盛业未竟，论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导整理古籍，我省领导对此尤为关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几经商讨，决定编印安徽古籍丛书。最其体例，约有数端：一、所收皆为历代皖人著作。地域，以现行省区为准。时间，一般以成书于「五四」之前为限。内容，以文、史、哲为主。二、整理方式：包括辑、校、标点或注释，尤注意于稿本、稀见本之搜辑与传布。校勘，力求采用善本为底本，校以他书，或加补辑、编次。标点，采用新式标点。注释，务求精确，但不作烦琐考证。整理中，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三、先秦、两汉著作及文字、训诂之书，皆用繁体字，其余则多用简体字。版皆竖排，以期一律。四、凡热心于本丛书编印及捐资助刊者，得于书内题名。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七月

前言

一

吕本中，字居仁，号紫微，世称东莱先生，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生于北宋神宗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五年（一一四五）。他不仅「以诗擅名」（纪昀语），在诗坛上享有盛誉，而且也是宋代著名的诗论家。

吕本中出身于世显宦之家。曾祖吕公著元祐时做过宰相，公著之父吕夷简在宋仁宗时亦为宰相。《宋史·吕公著传》：「宋兴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与父居其一，士艳其荣。」元祐四年（一〇八九），吕公著薨，哲宗与宣仁太后感悲，亲诣其家临奠，足见吕门显赫。吕本中的祖父吕希哲，父亲吕好问都曾被朝廷委以重任，本中亦因曾祖遗表以恩泽入仕，荫授承务郎。故与吕本中同时代的学者邵伯温称：「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闻见前录》卷三）。

吕本中幼敏悟早慧，异于常人。少年时代就写出令人绝叫的好诗：

水声高下竹回环，薄酒无功不耐寒。白塔忽从云外出，青山常在马头看。

——《董村归路马上口占》

「白塔忽从云外出，青山常在马头看」，笔致生动，诗味溢出，《艇斋诗话》称其为「少作佳

句」。本中的才气和灵气，甚得祖父吕希哲的奇爱，常常把他带在身边，拜客访友。吕希哲是理学家程颐的学生，家教和家学的耳濡目染，使吕本中从小就受到理学的熏陶。成年后又与程门弟子杨时、游酢、尹焞交游甚密，对于理学，可谓「心体而身履之，几三十年」（陆游《吕居仁集序》）。因此，吕本中一生立身处事，基本上是以理学思想为规范。他晚年生活在「常与贫为侣，只将愁送春」（《兵乱后自嬉杂诗》之十）、「贷米供晨炊，尚欠数束薪」（《病中》）的窘迫之中，但却认为「忍穷吾有味」（《示儿》）、「长贫心自安」（《严州春晓》）。这些诗句，显然表明了他受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影响。他还写有不少学道参禅、饭蔬食、戒杀生的诗篇，更清楚地看到融和了佛教精神的理学思想在他身上的具体表现。

吕本中的一生是在政治动荡生活坎坷中度过的。宋代的阶级矛盾与政派对立，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尖锐激烈，仕途的黜陟升降转换迅速。他亲身经历了北宋末南宋初巨大的社会变动，民族的危难，朝代的更迭，党祸的纷起，对他的家庭荣衰与个人命运发生了直接的影响。本中是属于旧党集团的元祐子弟，在激烈的党派纷争中屡受牵连。

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以绍述熙宁、元丰新政为名，尽复高太后临朝所废新法，吕公著被迫贬，吕本中受到株连，失去荫补之官。哲宗崩，向太后短时听政，又追复吕公著原官，吕本中才得到一个济阴主簿的小官，不久又授泰州士曹掾。崇宁三年（一一一四），徽宗任蔡京为相，复行熙宁、元丰、绍圣新法，极力打击元祐党人，凡元祐、元符年间反对新法者，自司马光以下四十四人，死者追贬，生者罢官窜逐，于端礼门立党人碑，此即史家所称「绍述之政」。

吕本中的父亲吕好问因党祸坐废，本中又一次丢了官。直到宣和六年（一一二四），他才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靖康元年（一一二六），调任职方员外郎，以父嫌奉祠（这是宋代优待官吏的一种制度，只领祠禄，可以不到任）。

金兵南侵，汴京城破，徽宗钦宗被掳，这一系列的历史巨变，触目惊心，给吕本中的思想以极大的震动。目睹北宋的灭亡，中原大好河山沦为敌手，每一位有良知的人都气愤填膺，但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奸佞权臣，却畏敌如虎，卖国求荣，俯首向金人称臣，吕本中以诗来抨击他们媚敌投降、屈辱苟安的无耻行径：

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

尔曹何心犹诞漫，至今怒发常冲冠！

——《兵乱后自嬉杂诗》之八

——《浯溪》

其间，朝廷曾以祠部员外郎、直秘阁等官职召他，但看到君王昏昧，一些朝臣和握兵要者腐败无能，他无意仕途，委婉以病请辞，只担任一个无所事事的崇道观的闲职。

宋王朝南渡后，吕本中举家过着中原归不得的颠沛流离生活，「何处田园不是家，尽扶衰病过天涯！」（《避寇南行》）他的足迹遍历豫、皖、苏、浙、闽、赣、湘、桂、粤诸地，饱尝战乱流寓之苦，写了不少悲慨时事和家国之痛的诗篇，如：

十年奔走风尘中，学殖不进身愈穷。梦断江南不得往，坐叹岁月如惊鸿。

——《李文若季敌访余高安，留连累日，临行赠之》

稍离烟瘴近湘潭，疾病衰颓已不堪。儿女不知来避地，强言风物胜江南。

——《连州阳山归路三绝》之二

这些诗面对现实，直抒胸臆，语言质朴浅近，含蕴深广。刘克庄云：东莱离乱时诗，「诵之皆可悲慨」（《后村诗话》前集卷二）。

绍兴六年（一一三六），高宗出巡平江，吕本中奉召赴行在，特赐进士出身，擢升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这是皇帝近侍之臣，为内阁草拟有关诏令文书的官吏。绍兴七年（一一三七），高宗巡幸建康，他上书论恢复中原之策。但昏庸的高宗没有采纳他修明军政，选贤任能，驱敌复国之良策，反而任用无能的郑湛为统兵。郑湛在内廷甚得高宗的宠爱，吕本中极力反对，又直言强谏：「今贤士大夫未能显用，岩穴幽隐未能招致，乃起湛以统兵之任，何邪？」（《宋史·吕本中传》）看到荒唐弄臣们视国家命脉如儿戏，不图加强邦本，收复中原，他感到十分痛心。「国命方屯厄，吾曹何所依？」（《兵乱后自嬉杂诗》之十一）「君不见信陵门下客，侯嬴不用今头白。」（《怨歌行》）这些诗句，寄寓了他壮志未酬的愤懑情绪。

绍兴八年（一一三八）二月再迁中书舍人，三月，兼侍讲，六月，兼权直学士院。从吕本中的仕宦生涯来看，无论在朝在野，他都洁身自好，尽心职事。他曾著《官箴》一卷，以明其居官之志，其中有一则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知，可以得下援。」此言一直为后世百官龟鉴。吕本中在朝时，由于受党争影响，一直未被重用。他刚正，

不谄谄权贵，尤以特立独行，深得师友敬意。「靖康之难」后，他是一位爱国者和主战派，在朝廷受到排挤。他年青时与秦桧同为郎官，彼此关系甚好，桧为相后，想拉拢提拔他，但他对秦桧力主和议反对恢复的投降行径非常反感，断然拒绝在给他的任命书上签字，因而得罪了秦桧，「以忤桧罢官，与祠，卒于上饶，年六十二，谥文清。」（清杨希闵《徐师录》前集卷五）宋代诗人汪应辰在《挽吕舍人》诗中，以「是非终不屈，进退了无心」精辟地概括其一生。史学家也曾这样高度评价他：「吕本中，其才皆可以经邦，其风节皆可以厉世，然皆议论不合，奉祠去国，可为永慨矣」（《宋史·吕本中传论》）。

二

吕本中在两宋之际的诗坛上是一位有影响而享有盛名的诗人。说他有影响，是因为他与「江西诗派」有着密不可分渊源关系，是他率先提出「江西诗派」这一名称的，说他是一位享有盛名的诗人，是因为他的诗学江西而不为江西所囿，提倡「悟入」和「活法」，风格「清醒轻松，不像一般江西派的坚涩」（钱钟书《宋诗选注》）。

北宋后期，一个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逐渐形成了，而促使这一派声势壮大，影响深远的，是吕本中作的《江西诗社宗派图》。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惇、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过、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

覬、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皆出豫章也。」吕本中虽自言传衣江西，但他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列进去，可能出于谦虚之故（后来南宋刘克庄在《江西诗派小序》中，把吕本中的名字补了进去）。可以这么说，由于吕本中撰写《江西诗社宗派图》，「江西诗派」才正式得名，广为流布，成为风行当时、影响后世的诗歌艺术流派；由于吕本中的鼓吹，黄庭坚才正式成为诗坛的霸主。

「江西诗派」是反对西昆「雕章丽句，夺奇斗艳」的诗风，在黄庭坚「诗学老杜」的旗帜下聚拢起来的诗歌团体。黄庭坚醉心学习杜甫，他的诗歌理论在《答洪驹父书》一文中阐述得最为透彻：「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一段话，既能解释他自己的创作风格，也可称得上是「江西诗派」的纲领。「点铁成金」，是黄庭坚极力推崇的创作主张（按：释惠洪在《冷斋夜话》里还记载有黄庭坚的「夺胎换骨」法被「江西诗派」奉为创作纲领，曾对后来作者发生过消极影响。今遍寻山谷著作而未见，是否是他的创作主张，还有待文学史家定评），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是：师承前人文辞，力求在诗歌创作中别出新意，以故为新，而非陈陈相因，拾人余唾，是求「灵丹」，而非述「陈言」。黄庭坚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有效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卓然自立，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种方法的最大流弊是脱离现实，忽略了诗歌创作的源泉——广阔的社会生活。后来，一些脱离生活死钻书本又缺乏创新的诗人，把黄庭坚的创作主张视为圭臬，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又不能求新，只在前人陈言上翻花头，典故连篇，形象枯竭，语言晦涩，

形成了「江西诗派」的末流，这也是「江西诗派」长期以来受人讥评的主要原因。

吕本中对黄庭坚是很推崇的。他在《童蒙诗训》中说：「渊明、退之诗，句法分明，卓然异众，唯鲁直为能深识之」、「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史家也称他的诗「得黄庭坚、陈师道句法」（《宋史·吕本中传》）。在《东莱诗集》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本中诗受到黄庭坚的影响。黄庭坚学老杜作诗，追求「无一字无来处」，吕本中学习黄庭坚，也好搬弄前人陈言或古语，如《广陵道中寒食日》：「何处青帘足沽酒，粥香飴白是今年。」「粥香飴白」四字，本李义山《寒食》诗「粥香飴白杏花天」句。亦有用古语入诗。曾季狸《艇斋诗话》云：「吕东莱诗「准拟春来泰出游」，「泰出游」，大出游也，出《汉书·田叔传》：叔相鲁王，不泰出游。」这些诗在《东莱诗集》中占的比例很小，有的虽是属于偶或一用，但显然流露出他受黄庭坚「字字有来处」的影响而着意模仿的痕迹。

需要指出的是，吕本中虽推崇黄庭坚，标榜「江西诗派」，但后来在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中逐渐认识到黄庭坚在形式上片面追求技巧的弊端与不良影响，敢于逾越「江西诗派」的成规，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才能真正学到古人的精神与学问，否则只能学皮毛，学死办法，学酸习气，这就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江西诗派」中那些左规右矩者们专在文字游戏中磨来磨去的陋习。他批评「鲁直诗有太尖新、太巧处」（《童蒙诗训》），进而指出「江西」之学者专学杜甫和黄庭坚是很局限的，应该师法李白和苏轼，尤其是苏轼。他说：「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引同上）。在《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中又说：「遍考精取，悉为吾用，

则姿态横出，不窘一律矣。」由此可以看出，吕本中敢于对「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大胆革新。他首倡的「学诗当识活法」的著名诗论，对「江西诗歌」和宋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因此成了著名的诗论家而被载入中国文学史。

「学诗当识活法」的主张，是宋代诗论中最有影响而又知名的论点，颇为后人称道。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里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他从自身创作实践中总结出这一理论，直到清代都受到诗家的赞赏和运用。这一段话中，最重要的两句是「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意思是说：在大量规摹前人作品的基础上，领悟作诗的规律与方法，亦即运用「定法」，变化「定法」，同时又不为「规矩」所囿，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变化而创为新格。怎样才能「识活法」，达到「规矩备具」而又「变化不测」呢？他说：「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越度诸子」（《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童蒙诗训》）。在《紫微诗话》中，他强调熟读精思至关重要，强调自身的妙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在答晁叔用作诗的诀要时说：「只熟便是精妙处。」吕本中把「悟入」作为求得「活法」的根源，把「悟入」之理归结为勤勉用功，刻苦锻炼，以趋熟练而达精妙。这些晓畅明白、蕴含哲理的诗歌理论，是很有见地的。有人指摘吕本中的「悟入」与「活法」故弄玄虚，近于佛家禅宗的话头，斥之为江西派论诗的恶习而加以否定，是有失偏颇的。

让我们还是接触作品，来谈谈吕本中是怎样把「识活法」具体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来的。先来读一首律诗：

风雨潇潇似晚秋，鸦归门掩伴僧幽。云深不见千崖秀，水涨初闻万壑流。
钟唤梦回空怅望，人传书至竟沉浮。面如田字非吾相，莫羨班超封列侯。

——《柳州开元寺夏雨》

此诗为作者避乱流寓广西时所作。前四句写景，不加雕饰，境界全出；后四句言情，信手拈出「面如田字」（按：此典出自《南史·李安民传》：「面如方田，封侯之相。」）与「班超封侯」二典，将羁旅的孤寂飘零，命运的多蹇惆怅，全蕴含在其中，妥帖得当，毫不牵强。全诗以景起情结，浑然一体，清新圆熟。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评曰：「居仁在江西派中最为流动而不滞者，故其诗多活」，又云：「『人传书至竟沉浮』句绝佳，末句乃是避地岭外，闻将相骤贵者，亦老杜秦蜀湖湘之意也」。纪昀也称颂此诗「五六深至，不似江西派语」。

再来欣赏一首七绝：

小池南畔木芙蓉，雨后霜前著意红。犹胜无言旧桃李，一生开落任东风。

——《木芙蓉》

写咏物诗，最忌俗套，仅仅限于赋形写真，缺乏新、奇、活的丰富内涵，是低层次的美，能用自家语传神地写出物态，又能借咏物来抒「胸中丘壑」，才称得上是高层次的美。这首诗音节和谐，流转圆满，读来朗朗上口，颇有韵致，看似平淡，却别出新境，生动可人，隐含寄寓与贬褒，任人

领味，咀嚼无穷。曾季狸曰：「东莱《木芙蓉》……极雍容，含不尽之意，盖绝句之法也。荆公《咏木芙蓉》云：「还似美人初睡起，强临青镜欲收慵。」觉得味短，不及远矣。」

「识活法」至要之点，在于「活」字，要在「活」处识，往「新」处识，人所曾言，我善言之，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自然生动鲜活，恣态横出，别开生面。如：「风声入树翻归鸟，月影浮江倒客船」（《晚步至江上》）、「残雨入帘收薄暑，破窗留月镂微明」（《试院中呈张彦实》）、「晴阶仰日卧红药，野水趁船跳白鱼」（《初夏即事》）等，这些诗体物入微，描写生动，脱俗圆活。炼句琢字，出人意表，清丽新颖，与「江西诗派」中某些专讲雕琢、尖巧拗涩者的诗风迥异，深得诗家褒评。宋人张九成在《横浦日新录》中云：「吕居仁《春日即事》诗：「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倚栏杆欲暮时。」此自可入画。人之情意，物之容态，二句尽之。」

吕本中「学诗当识活法」的诗论，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卓有建树，写了不少声情摇曳、神韵俱佳的诗篇，而且对南渡后诸多有成就的诗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无不受其沾溉，尤其是被周必大称为「万事悟活法」的杨万里，更是心摩手追，学「活法」，悟「活法」，最为到家，成就也最大。但杨万里提倡的「活法」，又在吕本中倡言的「活法」的基础上有所创造与发展。杨万里跳出步人后尘的路子，打破常人专在字句韵律上着意锻造的风气。他强调师法自然，追摄造化，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自然情趣，把那一刹那的感情，用生动、活泼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反映出来，这就是诚斋「活法」的特点——「奇趣与活劲儿」（周汝昌《杨万里选集·序言》），从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诚斋体」，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正如他的诗友张鎰所说：「造化精神无尽期，跳

腾踔厉即时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携杨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

总之，吕本中的诗歌理论，对革新「江西诗派」艰涩的诗风，对「江西诗派」的绵延发展，对宋代诗论的创造与贡献，成就是不可磨灭的。

三

吕本中一生主要活动于哲宗、徽宗、高宗三朝，从沈度《东莱诗集》的编年来看，吕本中的诗歌创作，始于崇宁之初，至政和、宣和年间日臻成熟。当吕本中迈向诗坛的时候，北宋末年诗歌界的两颗巨星苏轼与黄庭坚已相继殒落了。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政治愈加腐朽，社会愈加黑暗，吕本中所经历的是一个比他的前辈诗人更为特殊的历史时代：一方面，由于北宋末年「绍述」政治对文化人箝制，北宋前期和中期的学术思想与文学创作的自由空气顿然消失，文人学士若寒蝉噤口，害怕笔墨起祸端，诗歌创作处于衰落状态；另一方面，则又产生一批讨论统治者欢心，粉饰现实的「大晟词人」的诗歌作品，或为歌功颂德，或为狎妓酣歌，真正能够反映那个时代、倾吐诗人衷曲的作品为数甚少。从这一时期吕本中的诗歌创作来看，无论是题材或是内容，都比较接近生活，反映社会现实，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很具特色。特别是「靖康之难」前后的作品，更是「汪洋宏肆」、「震耀耳目」（陆游《吕居仁集序》），同那些不问国事、沉溺于醉生梦死中的士大夫们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为引人注目。

第一，吕本中的诗歌创作现实感很强，贫富对立的社会问题在他的诗集中，较之同时代的其他

诗人反映更为深刻。他在诗中愤慨地写道：

愚夫饱欲死，志士固长饥。

柱腹文书未补饥，积痼潜块不堪悲。

——《闻大伦与三曾二范聚学，并寄夏三十一》

——《书怀》

对于这种不读书有权、满腹经纶运偏蹇的纷乱的社会现实进行谴责，对于那些丧失名节、苟安求荣的权贵们进行嘲讽与挖苦，揭露了宋王朝的政治黑暗。如果说，吕本中对社会现实所持的强烈对立情绪来源于他自身在现实中的不公正地位、不平则鸣的话，那么，他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生活的极切关注，则是完全站在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上予以深深的同情。

大观二年（一一〇八），江、淮、荆、浙大旱，秦、凤等地饥馑，官府横征暴敛，农民苦不堪言。但达官贵人却朝朝宴饮，夜夜歌舞，与人民的苦难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农夫责催租，日夕困大杖。那知清歌前，把酒有余量。

——《高邮遇大热作》

此外象《商村河决》、《秋日至孟明庄》等诗篇，都从不同侧面倾注了诗人悯农的深厚感情。由此可见，吕本中的诗歌开始由抒写个人怀抱与境遇，转向对阶级压迫下人民苦难生活的描写，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现出一幅幅政治压迫和阶级对立的生动画面，在「江西诗派」中是颇具特色的。第二，吕本中的诗歌创作时代感较强，记叙重大的历史事件，反映鲜明时代特征的诗篇，给读

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宋徽宗沉溺苑囿之乐，朱勔取浙中珍异花木竹石媚上，号曰「花石纲」。「所费动以亿巨万计，诸民搜崖剔数，幽隐不置……舟楫相继，日夜不绝」（《云谷杂记补篇》卷一）。

后来「花石纲」愈演愈烈，社会矛盾激化，直接引发了浙江农民方腊的起义。诗人在旅途中写了两首绝句，对此进行讽喻：

花似细微香似兰，已宜炎暑又宜寒。心知同伴灵和柳，不许行人子细看！

玉桢盆榴作队来，异香相趁不相猜。从今闭向深宫里，莫学江湖自在开。

——《邵伯路中，逢御前纲载末利花甚众，舟行甚急，不得细观也。又有小盆榴等，皆奇靡之观，因成二绝》

这二首绝句，熔记事、抒情于一炉，委婉地表达了诗人的爱憎，看似平淡，细读却词浅情深。作者对帝王宫苑的奢侈，表示极大的愤慨。诗中妙用灵和柳之典，隐含对朱勔逢迎的鄙视。「玉桢盆榴作队来」及诗序中「末利花甚众，舟行甚急」、「精妙奇靡之观」等字眼，点出「花石纲」滋扰东南百姓的罪恶。后来诗人又在《题赵丞瑞意以图》中借题发挥，写下「君不见古来异瑞与奇祥，何曾不至南宮下！」对统治者搜掠天下的奇珍为一人独享的穷奢极欲给予有力的抨击。

标志着北宋灭亡的「靖康之耻」，给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在心灵上都带来巨大的创伤，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使民众产生卫国抗敌的热情。金人围困汴京时，吕本中也在城中，他亲眼目睹了这一事变，以沉痛悲愤的诗笔，写了大量纪实性诗篇，内容相当广泛，写尽了动乱中的人情世态。